

儒門事親

三

儒門事親卷之三

戴人張子和著
新安吳勉學校

喉舌緩急砭藥不同解二十一

咽與喉會厭與舌此四者同在一門而其用各異喉以喉氣故喉氣通於天咽以嚥物故咽氣通於地會厭與喉上下以司開闔食下則吸而掩氣上則呼而出是以舌抵上齦則會厭能閉其咽矣四者相交爲用闕一則飲食廢而死矣此四者乃氣與食出入之門戶最急之處故難經言七衝門而會厭之下爲吸

喉疑當
作候

大淵曰咽與喉主氣咽主嚥
下齦與舌同咽
以納氣故咽氣通於
天舌抵上齦則會
厭能閉其咽矣
作候以司上下
作候以司上下
作候以司上下

門及其爲病也。一言可了。一言者何。曰火內經曰。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王太僕註云。一陰者手少陰君火心主之脉氣也。手少陽相火三焦之脉氣也。二火皆主脉並絡於喉氣熱則內結結甚則腫脹腫脹甚則痺痺甚而不通則死矣。夫足少陰循喉嚨俠舌本少陰上俠咽此二者誠是也。至於足陽明下人迎循喉嚨足太陰俠咽連舌本手太陽循咽下鬲足厥陰循喉嚨之後此數經皆言咽喉獨少陽不言咽喉而內經言一陰一陽謂之喉痺何也。蓋人讀十二經多不讀靈樞經中別十一篇具載十二經之正其文云

足少陽之正統髀入毛際合於厥陰別者入季脇間循胸裏屬膽散之上肝貫心以上俠咽出頤頤散於面繫目系合少陽於外眥也。又手心主之正別下淵腋三寸入胸中別屬三焦出循喉嚨出耳後合少陽完骨之下是手少陽三焦之氣與手心主少陰之氣相合而行于喉嚨也。推十二經惟足太陽別項下其餘皆湊于喉嚨然內經何爲獨言一陰一陽結爲喉痺蓋君相二火獨勝則熱結正絡故痛且速也。余謂一言可了者火是也。故十二經中言噤乾噤痛咽腫頤腫舌本強皆君火爲之也。唯喉痺急速相火之所

爲也。夫君火者猶人火也，相火者猶龍火也。人火焚木，其勢緩；龍火焚木，其勢速。內經之言：「喉痺則咽與舌在其間耳。」以其病同是火，故不分也。後之醫者各詳其狀，強立八名：曰單乳蛾、雙乳蛾、單閉喉、舌舌脹、木舌、脹、纏喉風、走馬喉閉。熱氣上行，結薄於喉之兩傍，近外腫作，以其形似是謂乳蛾。一爲單，二爲雙也。其比乳蛾差小者，名閉喉，熱結於舌下，復生一小舌，子名曰子舌。脹熱結於舌中，舌爲之腫，名曰木舌。脹木者強而不柔和也。熱結於咽項，腫達於外，且麻且痒，腫而大者，名曰纏喉風。喉痺暴發暴死者，名走馬。

喉痺此八種之名雖詳，若不歸之火，則相去遠矣。其微者可以鹹熨之，而大者以辛散之。今之醫者皆有其藥也。如薄荷、烏頭、僵蚕、白礬、朴硝、銅碌之類也。至于走馬喉痺，何待此乎？其生死人反掌之間耳。其最不誤人者，無如砭鍼出血。血出則病已，易曰：「血去場出良。」以此夫。昔余以治一婦人，木舌脹，其舌滿口，諸藥不愈。余以銚鍼小而銳者砭之，五七度，腫減三日。方平，計所出血幾至盈斗。又治一男子，纏喉風腫，表裏皆作藥，不能下。余以涼藥灌於鼻中，下十餘行，外以拔毒散傳之，陽起石燒赤，與伏龍肝各等分，細末。

每日以新水掃百遍三日熱始退腫始消又嘗治一
貴婦喉痺蓋龍火也雖用涼藥而不可使令服爲龍
火宜以火逐之入火者烹飪之火是也乃使爆於烈
日之中登于高堂之上令侍婢携火爐坐藥銚于上
使藥常極熱不至太沸通口時時呷之百餘次龍火
自散此法以熱行寒不爲熱病杆格故也太抵治喉
痺用鍼出血最爲上策但人畏鍼委曲傍求瞬息喪
命凡用鍼而有鍼創者宜搗生薑一塊調以熱白湯
時時呷之則創口易合銅人中亦有灸法然痛微者
可用病速者恐遲則殺人故治喉痺之火與救火同

不容少待內經火鬱發之發謂發汗然咽喉中豈能
發汗故出血者乃發汗之一端也後之君子母執小
方而曰吾藥不動臟腑又妙於出血若幸遇小疾而
獲功不幸遇太病而死矣毋遺後悔可矣

五積六聚治同鬱斷二十二

先賢說五積六聚甚明惟治法獨隱其言五積曰肝
之積名曰肥氣在左脇下如覆杯有頭足久不已令
人發欬逆瘕瘕連歲不已者是也心之積名曰伏梁
起於臍大如臂上至心下久不已令人病煩心脾之
積名曰痞氣在胃脘覆大如盤久不已令人四肢不

收發黃疸飲食不爲肌膚俗呼爲食勞黃也肺之積
名曰息賁在右脇下大如覆杯久不愈令人洒淅寒
熱喘嗽發肺癰腎之積名曰責豚發于少腹上至心
下若豚狀或上或下無時久不已令人喘逆骨痿少
氣此五積之狀前賢言之豈不分明徧訪醫門人人
能道及問治法不過三稜廣茂乾漆硃砂陳皮礞石
芭荳之類復有不明標本者又從而補之豈有病積
之人太邪不出而可以補之乎至于世之磨積取積
之藥余初學醫時苦曾用之知其不効遂爲改轍因
考內經驟然大悟內經曰木鬱則達之火鬱發之土

刺疑當
作剋

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王太僕曰達謂吐發謂
汗奪謂下泄謂利小便折謂折其衝逆此五者五運
爲司天所剋故立此五法與五積若不相似然蓋五
積者因受勝已之邪而傳於已之所勝適當旺時拒
而不受復還於勝已者勝已者不肯受因留結爲積
故肝之積得於季夏戊巳日心之積得於秋庚辛日
脾之積得於冬壬癸日肺之積得於春甲乙日腎之
積得於夏丙丁日此皆抑鬱不伸而受其邪也豈待
司天尅運然後爲之鬱哉且積之成也或因暴怒喜
悲思恐之氣或傷酸苦甘辛鹹之食或停溫涼熱寒

之飲或受風暑燥寒火濕之邪其初甚微可呼吸按導方寸大而去之不幸而遇庸醫強補而留之留而不去遂成五積夫肥氣者不獨氣有餘也其中亦有血矣蓋肝藏血故也伏梁者火之鬱也以熱藥散之則益甚以火灸之則彌聚况伏梁證有二名同而實異不可不詳焉其一伏梁上下左右皆有根在腸胃之外有大膿血此伏梁義同臍癰其一伏梁身體體股胫皆腫環臍而痛是為風根不可動動則為水溺瀦之病此二者內經雖言不可動止謂不可大下非謂全不可下恐病去而有害痞氣者舉世皆言寒則

痞內經以為濕則痞雖因飲冷而得其陽氣為濕所畜以熱攻之則不散以寒攻之則濕去而寒退矣息責者喘息憤而上行也此舊說也余以謂責者責門也手太陰之筋結胸裏而貫責入責下抵季脇其病支轉筋痛甚則成息責手心主結於臂其病胸痛息責又云肺下則居責迫肺善脇下痛肝高則上支責切脇惋為息責若是言之是積氣於責而不散此靈樞說五臟處言此責自是多故予發之責豚者責與奔同銅人言或因讀書得之未必皆然也腎主骨此積最深難療大忌吐瀉以其在下止宜下之故予嘗

以獨聖散吐肥氣榆以木架必燠室中吐兼汗也肝之積便言風也吐出數升後必有血一二滴勿疑病當然也續以磨積之藥調之嘗治伏梁先以茶調散吐之兼汗以禹功導水奪之繼之以降火之藥調之又嘗治痞氣萬舉萬全先以瓜蒂散吐其酸苦黃膠腥腐之物三二升次以導水禹功下二三十行末以五苓淡劑等藥調之又嘗治息賁用瓜蒂散不計四時置之燠室中更以火一爐以助其汗吐汗下三法齊行此病不可逗遛久則傷人又嘗治賁豚以導水通經三日一下之一月十下前後百行次用治血化

余疑當
作言余

氣磨積之藥調之此積雖不傷人亦與人偕老若六聚之物在腑屬陽而無形亦無定法故此而行之何難之有或余言之治積太峻予曰不然積之在臟如陳莖之在江河且積之在臟中間多着脂膜曲折之處區臼之中陳莖之在河江不在中流多在汀灣洄薄之地遇江河之溢一漂而去積之在臟理亦如之故予先以丸藥驅逐新受之食使無梗塞其碎着之積已離而未下次以散藥消胃而下橫江之筏一壅而盡設未盡者以藥調之惟堅積不可用此法宜以漸除內經曰堅者削之今人言塊癖是也因述九積

圖附于篇末以俟來哲知余用心獨苦久矣而世無
知者食積酸心腹滿大黃牽牛之類甚者礞石巴豆
酒積目黃口乾葛根麥蘖之類甚者甘遂牽牛
氣積噎氣痞塞木香檳榔之類甚者枳殼牽牛
涎積咽如拽鋸朱砂膩粉之類甚者瓜蒂甘遂
痰積涕唾稠粘半夏南星之類甚者瓜蒂藜蘆
癖積兩脇刺痛三稜廣茂之類甚者甘遂蝎稍
水積足脛脹滿郁李商陸之類甚者甘遂芫花
血積打撲胸癰產後不月桃仁地榆之類甚者蝨虫
水蛭

肉積瘻瘤核癰膩粉白丁香碎刺出血甚者硃砂信
石九積皆以氣爲主各據所屬之狀而對治之今人
總此諸藥併爲一方曰可治諸積大謬也吾無此病
焉用此藥吾無彼病焉用彼藥十羊九牧何所適從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斥ハル十ニ膈ハ五ニ噎ハ浪ハ分ニ支ハ派ハ疏ハ二十ニ三ニ

病泄之分自巢氏始也病失其本亦自巢氏始也何者老子曰少則得多則惑且俗謂噎食一證在內經苦無多語惟曰三陽結謂之膈三陽者謂大腸小腸膀胱也結謂結熱也小腸熱結則血脈燥大腸熱結

則後不圍膀胱熱結則津液涸三陽既結則前後關
塞下既不通必反上行此所以噎食不下縱下而復
出也謂胃爲水穀之海日受其新以易其陳一日一
便乃常度也今病噎者三日五日或五七日不便
垂其度也亦明矣豈非三陽俱結於下廣腸枯涸所
食之物爲咽所拒縱入大倉還出咽噎此陽火不下
推而上行也故經曰少陽所至爲嘔涌溢食不下此
理豈不曉然又氣厥論云肝移寒於心爲狂膈中陽
氣與寒相薄故膈食而中不通此膈陽與寒爲之也
非獨專於寒也六節藏象又云人迎四盛以上爲格

陽王太僕云陽盛之極故膈拒而食不得入正理論
曰格則吐逆故膈亦當爲格後世強分爲五噎謂氣
憂食思勞也後又分爲十膈五噎其派既多其惑滋
甚人之溢食初未必遽然也初或傷酒食或胃熱欲
吐或冒風欲吐醫氏不察本原火裏燒薑湯中煮桂
丁香未已豆蔻繼之薑撥未已胡椒繼之雖曰和胃
胃本不寒雖曰補胃胃本不虛設如傷飲止可逐飲
設如傷食止可逐食豈可言虛便將熱補素問無者
於法猶非素熱之人三陽必結三陽既結食必上潮
醫氏猶云胃寒不納燔鍼鑽肉炷艾灼肌苦楚萬千

子通經不遇以下字此意自前
增之不可不察也

此經方有在經中散

手而作之

在子通經不遇以下字此意自前
增之不可不察也

易曰通子通

三陽熱結分明一句到了難從不過抽新最爲緊要
揚湯止沸愈急愈增歲月彌深爲醫所誤人言可下
退陽養陰張眼吐舌恐傷元氣止在冲和閉塞不通
經無來路腸宜通暢是以鳴腸腸既不通遂成噎病
世傳五噎寬中散有薑有桂十膈散有附有烏今予
既斥其方信乎與否以聽後賢或云憂恚氣結亦可
下乎余曰憂恚礮礮便同火鬱太倉公見此皆下法
廢以來千年不復今代劉河間治膈氣噎食用承氣
三湯獨超

近代今用藥者不明主使如病風狂噎噎及親其

傾一作
陡

効猶昧本原既懶問答妄與非毀今予不恤姑示后
人用藥之時更詳輕重假如閱久慎勿頃攻縱得攻
開必慮後患宜先潤養小着湯丸累累加之開自
透其或咽噎上阻涎痰輕用苦酸微微涌出因而治
下藥勢易行設或不行蜜鹽下導始終勾引兩藥相
通結散陽消飲食自下莫將巴豆耗却天真液燥津
枯留毒不去人言此病曾下奪之從下奪來轉虛轉
痞此爲巴豆非大黃牽牛之過箕城一酒官病嘔吐
踰年不愈皆以胃寒治之丁香半夏青陳薑附種種
燥熱燒錐燻艾莫知其數或少愈或復劇且十年太

健身作

醫門集

卷之三

便澀燥小使赤黃命子視之予曰諸痿喘嘔皆屬于
上王太僕云上謂上焦也火氣炎上之氣謂皆熱甚
而為嘔以四生丸下三十行燥糞腸垢何啻數升其
人昏困一二日頻以冰水呷之漸投涼乳酪之類飲
時時嚥之數日外大啜飲食精神氣血如昔繼生三
子至五旬而卒

飲當去水溫補轉劇論二十四

留飲止證也不過畜水而已王氏脉經中派之為四
痰飲懸飲支飲溢飲千金方又派之為五飲皆觀病
之形狀而定名也今予皆不論此論飲之所得其來

有五有憤鬱而得之者有困乏而得之者有思慮而
得之者有痛飲而得之者有熱時傷冷而得之者飲
證雖多無出于此夫憤鬱而不得伸則肝氣乘脾脾
氣不化故為留飲肝主慮久慮而不決則飲氣不行
脾主思久思而不已則脾結故亦為留飲人因勞役
遠來乘困飲水脾胃力衰因而嗜卧不能布散於脉
亦為留飲人飲酒過多腸胃已滿又復增之脾經不
及滲泄久久如斯亦為留飲因路暑津液焦涸喜飲
寒水本欲止渴乘快過多逸而不動亦為留飲人若
病飲者豈能出此五者之外乎夫水者陰物也但積

氣逆而肺移於左月為涌水
自指微子豎水氣客於大腸
疾行喘鳴逆之如囊漿水之所

慄

水則生濕停酒則生燥久則成痰在左脇者同肥氣
在右脇者同息責上入肺則多嗽下入大腸則為瀉
入腎則為涌水濯濯如囊漿上下無所之故在太陽
則為支飲皆由氣逆而得之故濕在上者目黃面浮
在下者股膝腫厥在中者支滿痞隔痰逆在陽不去
者久則化氣在陰不去者久則成形今之用方者例
言飲為寒積皆用溫熱之劑以補之燥之夫寒飲在
中反以熱藥從上投之為寒所拒水濕未除反增心
火火既不降水反下注其止焦枯其下寒慄內經曰
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渠不信夫

陽

上經下字是

五散散散散三字是
十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
五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散

況乎留飲下無補法氣方隔塞補則轉增豈知內經
所謂留者攻之何後人不師古之甚也且以白木參
苓飲者服之尚加悶塞况燔鍼艾火其痞可知前人
處五飲丸三十餘味其間有礬石巴豆附子烏頭雖
是下攻終同燥熱雖亦有寒藥相參力孤無援故今
代劉河間依仲景十棗湯製三花神祐丸而加大黃
牽牛新得之疾下三五十九氣流飲去昔有病此者
數十年不愈予診之左手脉三部皆微而小右手脉
三部皆滑而大微小為寒滑大為燥余以瓜蒂散湧
其寒痰數升汗出如沃次以導水禹功去腸胃中燥

至道聖人

垢亦數升其人半愈然後以淡劑流其餘蘊以降火
之劑開其胃口不踰月而痊夫黃連黃柏可以清上
燥濕黃芪茯苓可以補下滲濕二者可以收後不可
以先驅復未盡者可以苦葶藶杏仁桑白皮椒目逐
水之藥伏水皆去矣夫治病有先後不可亂投邪未
去時慎不可補也大邪新去恐反增其氣轉甚於未
治之時也昔河內有人病飲醫者斷為脾濕以木香
牽牛二味散之下十餘行因給病人復變散為丸又
下十餘行復變丸為散又十餘行病者大困睡幾一
晝夜既覺腸胃寬潤惟思粥食少許日漸愈雖同斷

附當作

斷音今重也

為濕但補瀉不同其差至此內經曰歲土太過雨濕
流行腎水受邪甚則飲發中滿太陽司天濕氣變物
水飲內畜中滿不食註云此年太陰在泉濕監於地
病之原始地氣生焉少陰司天濕土為四之氣民病
飢餒飲發又土鬱之發民病飲發注下附腫身重又
太陰所至為積飲否隔又太陰所至畜滿又太陰之
勝與太陰之復皆云飲發于中以此考之土主濕化
不主寒水主寒化不主濕天多齡兩地有積潦皆以
為水在內經屬土水霜凝沍風氣淒凜此水之化也
故曰丑未太陰濕土辰戌太陽寒水二化本自不同

其病亦異夫濕土太過則飲發于中今人以爲脾土不足則軒岐千古之書可從乎不可從乎

嗽分六氣母拘以寒述二十五

嗽與咳一證也後人或以嗽爲陽嗽爲陰亦無考據且內經欬論一篇純說嗽也其中無欬字由是言之咳卽嗽也嗽卽咳也陰陽應象大論云秋傷於濕冬生咳嗽又五藏生成篇云欬嗽上氣又診要經終云春刺秋分環爲欬嗽又示從容篇云欬嗽煩冤者腎氣之逆也素問惟以四處連言欬嗽其餘篇中止言咳不言嗽乃知咳嗽一證也或言嗽爲別一證如傷

寒書中說欬逆卽咽中作梯磴之聲者是也此一說非內經止以嗽爲咳生氣通天論云秋傷於濕上逆而欬與大象論文義同而無嗽字乃知欬卽是嗽明矣余所以若論此者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嗽之爲病自古歸之肺此言固不易也素問言肺病喘欬逆又曰欬嗽上氣厥在胸中過在手太陰陽明靈樞十二經惟太陰肺經云肺脹滿膨膨而喘咳他經則不言素問欬論雖言五臟六腑皆有欬要之止以肺爲主素問言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註云邪謂寒氣經又曰邪氣以從其合也其寒飲食入胃從脾

肺上至于肺則肺寒肺寒則內外合邪因而客之則
爲肺欬後人見是言斷欬爲寒更不參較他篇豈知
六氣皆能嗽人若謂欬止爲寒邪何以歲火太過炎
暑流行金肺受邪民病欬嗽歲木不及心氣晚治上
勝肺金欬而嗽從革之紀金不及也其病嗽欬堅成
之紀金太過也上徵與正商同其病欬少陽司天火
氣下臨肺金上從欬嗽少陽司天火淫所勝欬唾
血煩心少陽司天主勝則胸滿欬少陽司天之氣熱
鬱於上欬逆嘔吐三之氣炎暑至民病欬嗽終之氣
陽氣不藏而欬少陽之復枯燥煩熱驚悸欬嗽甚則

欬逆而血泄少陰司天熱氣生於上清氣生於下寒
熱凌犯而生於中民病欬喘三之氣天政布太火行
餘火內格腫於上欬喘甚則血溢少陰司天客勝則
飢噤甚則咳喘少陰之復燥熱內作氣動於左上行
於右欬皮膚痛則入肺欬而鼻淵若此之類皆生於
火與熱也豈可專於寒乎謂欬止於熱與火耶厥陰
司天客勝則耳鳴掉眩甚則欬若此之類乃生於風
豈可專於熱與火也謂欬專於風耶太陰司天濕淫
所勝欬唾則有血太陰之復濕變乃舉飲發于中欬
喘有聲若此之類乃生於濕豈可專於風也謂欬止

於濕耶金鬱之發民病欬逆心脇痛歲金大過燥氣
流行肝木受邪民病欬喘逆逆甚而嘔血陽明司天
金火合德民病欬喘塞陽明司天燥淫所勝欬腹中
鳴陽明司天清復內餘則欬衄喘塞心膈中熱欬不
止而目血出者死陽明之勝清發于中喘塞而欬陽
明之復清氣大舉欬噦煩心若此之類皆生于燥豈
可專於濕也謂欬止於燥耶太陽司天客氣勝則胸
中不利出清涕感寒則欬若此之類乃生於寒豈可
專於燥也又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餅然白時欬短
氣晝日則差傍晚則甚亦風欬也勞風咳出青黃涕

按素問汗
作汗大寒
作大寒

其狀如膿大如彈丸亦風咳也也有所亡失所求不得
則發肺鳴鳴則肺熱葉焦亦熱欬也陽明厥逆喘欬
身熱亦熱欬也一陽發病少氣善欬亦火欬也喘欬
者水氣并於陽明亦濕欬也風水不能正偃則欬亦
濕欬也腎氣腹大脛腫喘欬身重亦濕欬也脾痺者
四肢懈墮發咳嘔汗上爲大寒亦寒欬也欬之六氣
固然可以辯其六者之狀

風乘肺者日夜無度汗出頭痛涎痰不利非風欬之
云乎
熱乘肺者急喘而嗽面赤潮熱手足寒乳子亦多有

之非暑欬之二云乎

火乘肺者咳嗽上壅涕唾出血甚者七竅血溢非火

欬之云乎

燥乘肺者氣壅不利百節內痛頭面汗出寒熱往來

云乎

寒乘肺者或因形寒飲冷冬月坐卧湿地或冒冷風

寒秋冬水中感之嗽急而喘非寒咳之云乎其法治

也風之嗽治以通聖散加半夏大人參半夏丸甚者

汗之暑之嗽治以白虎湯洗心散涼膈散加蜜一匙

宣明論卷之六

宣明論卷之六

為呬之火之嗽治以黃連解毒湯洗心散三黃丸甚

者加以鹹寒天下之濕之嗽治以五苓散桂苓甘露

散及白朮丸甚者以三花神祐丸下之燥之嗽治以

水香薷薤白散大黃黃連阿膠丸甚者以鹹寒天下之

寒之嗽治以寧神散寧肺散有寒痰在上者以瓜蒂

散越之此法雖已幾於萬全然老幼強弱虛實肥瘦

不同臨時審定權衡可也病有變態而吾之方亦與

之俱變然則枯槁乾薑烏梅罌粟殼其誤人也不為

少矣嗚呼有人自幼效嗽至老不愈而亦不死者余

平生見此等無限或小年咳嗽不計男女不數月而

宣明論卷之六

卷之六

三

殞者亦無限矣夫寧神寧肺散此等之人豈有不曾服者哉其不愈而死者以其非寒嗽故也彼執教冬花佛耳草至死不移者雖與之割席而坐可也曹魏時軍吏李成苦欬嗽晝夜不寐時吐膿血華陀以謂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以苦劑二錢匕吐膿血二升餘而瘥若此之嗽人不可不知也

九氣感疾更相為治衍二十六

天以氣而肅地以氣而持萬物盈乎天地之間咸以氣而生及其病也莫不以氣而得且風之氣和平而望啓熱之氣暄而舒榮火之氣炎暑而出行濕之氣

校出問出
行作行出

陽音問器雖印本雖經之變增損變易王注微引也

自作員健
怡作庚
寒氣作寒

埃溽而負盈燂之氣清勁而悽愴寒之氣寒氣而歸藏此六氣時化司化之常也及其變風之氣飄怒而反太涼熱之氣太暄而反寒火之氣飄風燔燎而反霜凝濕之氣雷霆驟注而反烈風燥之氣散落而反濕寒之氣寒雪霜雹而反白埃此六氣之變也故天久寒則治之以暑天久涼則治之以暄天久晦則治之以明天久晴則治之以雨夫天地之氣常則安變則病而况人稟天地之氣五運迭侵於其外七情交戰於其中是以聖人高氣如持至寶庸人役物而反傷太和此軒岐所以論諸痛皆因於氣百病皆生於

補門事規

卷之三

氣遂有九氣不同之說氣本一也因所觸而為九所謂九者怒喜悲恐寒暑驚思勞也其言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殮泄故氣逆上矣王太僕曰怒則陽氣逆上而肝木乘脾故甚則嘔血及殮泄也喜則氣和志達榮衛通利故氣緩矣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恐則精却却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矣王太僕云恐則陽精却上而不下流下焦陰氣亦迴環而不散故聚而脹也然上焦固禁下焦氣還故氣不行也新校正云不行當作下行寒則腠理閉氣不行

極津液
下當有
外滲二
字

故氣收矣王太僕云身涼則衛氣沉故皮膚文理及滲泄之處皆閉密而氣不流行衛氣收斂于中而不散也又則腠理開榮衛通汗大出故氣泄矣王太僕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故熱則膚腠開發榮衛大通津液而汗大出也驚則心無所依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勞則喘息汗出內外皆越故氣耗矣王太僕云疲勞役則氣奔速故喘息氣奔速則陽外發故汗出內外皆踰越於常紀故氣耗損也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王太僕云繫心不散故氣亦停留此素問之論九氣其變甚

金多作骨

今神論

下和性作個

按慈慮當

作慈慮

按懷字上

當有心字

恍惚

傷神

卷之三

九

詳其理甚明然論九氣所感之疾則略惟論嘔血及
 殄泄余皆不言惟靈樞論思慮悲哀喜樂愁憂盛怒
 恐懼而言其病其言曰知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
 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和剛柔如是則
 辟邪不至而長生久視是故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
 則恐懼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喜
 樂者神蕩散而不藏愁慮者氣閉塞而不行盛怒者
 神迷惑而不治恐懼者神蕩憚而不收怵惕思慮則
 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胭脫肉毛瘁色夭死于冬
 脾憂愁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恍亂四肢不舉毛瘁

狂妄

按陰下當有縮字

色夭死于春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怔忡不精
 不正當人陰而攣筋兩脇不舉毛瘁色夭死于秋肺
 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
 毛瘁色夭死于夏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
 忘其前腰脊不可俛仰屈伸毛瘁色夭死于季夏恐
 懼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痿厥精時自下是故五臟
 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虛則無氣無
 氣則死矣靈樞論神意魂魄志精所主之病然無寒
 暑驚勞四證余以是推而廣之怒氣所至為嘔血為
 殄泄為煎厥為薄厥為陽厥為胸滿脇痛食則氣逆

靈樞經

卷之三

九

而不下為喘渴煩心為消痺為肥氣為目暴盲耳暴
閉筋解發于外為疽癰喜氣所至為笑不休為毛髮
焦為內病為陽氣不收甚則為狂悲氣所至為陰縮
為筋攣為肌痺為脉痿男為數洩血女為血崩為酸
鼻辛頰為目昏為少氣不足以息為泣則臂麻恐氣
所至為破腠脫肉為骨酸痿厥為暴下綠水為面熱
膚急為陰痿為懼而脫顙驚氣所至為潮涎為目眇
為口吐為癡癰為不省人為僵仆又則為痛痺勞氣
所至為咽噎病為喘促為嗽血為腰痛骨痿為肺鳴
為高骨壞為陰痿為唾血為真視為耳閉男為少精

目暴見於要經論王叔和注云
此症在經如驚風癰疽等症
此症在經如驚風癰疽等症

女為不月衰甚則潰潰乎若壞都汨汨乎不可止思
氣所至為不眠為嗜卧為昏瞢為中痞三焦閉塞為
咽噎不利為膽瘴嘔苦為筋痿為白淫為得後與氣
快然如衰為不嗜食寒氣所至為上下所出水液澄
徹清冷下痢清白吐痢腥穢食已不饑堅痞腹滿急
痛癢癢癰疽屈伸不便厥逆禁固臭氣所至為喘嘔
吐酸暴注下迫轉筋小便渾濁腹脹大而鼓之有聲
如鼓瘡疽瘍疹瘤氣結核吐下霍亂腎鬱腫脹鼻窒
鼻衄血溢血泄淋瀝身熱惡寒甚則脊瑛目昧不明
耳鳴或聾躁擾狂越罵詈驚駭禁慄如喪神守氣逆

附當作

衝上噎膈涌溢食不下附腫疼痠暴注暴病暴死凡此九者內經有治法但以五行相勝之理治之夫怒傷肝肝屬木怒則氣并於肝而脾土受邪木太過則肝亦自病喜傷心心屬火喜則氣并於心而肺金受邪火太過則心亦自病悲傷肺肺屬金悲則氣并於肺而肝木受邪金太過則肺亦自病恐傷腎腎屬水恐則氣并於腎而心火受邪水太過則腎亦自病思傷脾脾屬土思則氣并於脾而腎水受邪土太過則脾亦自病寒傷形形屬陰寒勝熱則陽受病熱太過則陰亦自病是傷氣氣屬陽熱勝寒則陰受病

作藥

熱太過則陽亦自病凡此七者更相為治故悲可以治怒以愴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譁浪藝狎之言娛之恐可以治喜以迫遽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汚辱欺罔之言觸之思可以治恐以慮彼志此之言奪之凡此五者必詭詐誦性無所不至然後可以用此五法也吳可以治寒寒在外者以焮鍼煖熨烙灸湯而汗之寒在內者以熱食溫劑平之寒可以治吳吳在外者以清房涼榻薄衣以清劑汗之吳在內者以寒飲寒劑平之惟逆可以治勞經曰勞

汗出而愈如未愈者以武蒂散涌之以火助其汗治
寒厥亦然余嘗治太暑之病諸藥無効余從其頭數
刺其痛出血立愈余治此數者如探囊然惟勞而氣
耗恐而氣奪者爲難治喜者少病百脉舒和故也昔
聞山東楊先生治府主洞泄不已楊初未對病人與
衆人談日月星辰躔度及風雲雷雨之變自辰至未
而病者聽之而忘其間楊嘗曰治洞泄不已之人先
問其所好之事好甚者與之基好樂者與之笙笛勿
輟又聞莊先生者治以喜樂之極而病者莊切其脉
爲之失聲佯曰吾取藥去數日更不來病者悲泣辭

其親友曰吾不父矣莊知其將愈慰之詰其故莊引
素問曰懼勝喜此二人可謂得玄關者也然華元化
以怒郡守而幾見殺文摯以怒齊王而竟殺之千萬
人中僅得一兩人而反招暴禍若乃醫本至精至微
之術不能自保果賤技也哉悲夫

三消之說當從火斷二十七

八卦之中離能烜物五行之中惟火能焚物六氣之
中惟火能消物故火之爲用燔木則消而爲炭焚土
則消而爲伏龍肝煉金則消而爲汁煨石則消而爲
灰煮水則消而爲湯煎海則消而爲鹽乾水則消而

爲粉熬錫則消而爲丹故澤中之潦涸於炎暉鼎中
之水乾於壯火蓋五臟心爲君火正化腎爲君火對
化三焦爲相火正化膽爲相火對化得其平則烹煉
飲食糟粕去焉不得其平則燔灼臟腑而津液竭焉
故入水之物無物不長入火之物無物不消夫一身
之心火甚於上爲膈膜之消甚於中則爲腸胃之消
甚於下爲膏液之消甚於外爲肌肉之消上甚不已
則消及於肺中甚而不已則消及於脾下甚而不已
則消及於肝腎外甚而不已則消及於筋骨四臟皆
消盡則心始自焚而死矣故素問有消瘴消中消渴

陰陽別論
消瘴消中消渴

陰陽別論
消瘴消中消渴

風消膈消肺消之說消之證不同歸之火則一也故
消瘴者衆消之總名消中者善饑之通稱消渴者善
飲之同謂惟風消膈消肺消此三說不可不分風消
者二陽之病二陽者陽明也陽明者胃與大腸也心
受之則血不流故女子不月脾受之則味不化故男
子少精皆不能成隱曲之事火伏於內久而不已爲
風所鼓消渴腸胃其狀口乾雖飲水而不嚥此風熱
格拒於竇門也口者病之上源故病如是又經曰二
陽結謂之消此消乃腸胃之消也其善食而瘦者名
曰食飭此消乃肌肉之消也膈消者心移熱於肺傳

為膈消王大僕云心肺兩間中有斜膈膜下際內連橫膈膜故心移熱于肺久傳化內為膈熱消渴而多飲者此雖肺金受心火之邪然止是膈消未及于肺也故飲水至斗亦不能止其渴也其狀多飲而數洩或不數洩變為水腫者皆是也此消乃膈膜之消也肺消者心移寒于肺肺主氣經曰飲食入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之精氣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以為常也靈樞亦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今心為陽火先受陽邪陽火內鬱火鬱內傳肺金受制火與寒邪皆來乘肺肺

外為寒所薄氣不得施內為火所燥亢極水復故皮膚索澤而辟著漫溺積濕而頻并上飲半升下行十合故曰飲一溲二者火膈消不為寒所薄陽氣得宣散於外故可治肺消為寒所薄陽氣自潰于中故不可治此消乃消及於肺臟者也又若脾風傳之腎名曰疝瘕少腹寃熱而痛出白液名曰蠱王太僕云消燂脂肉如虫之蝕日漸損削此消乃膏液之消也故後人論三焦指以為腎消此猶可治久則變瘕不救必死此消乃消及於腎臟者也夫消者必渴渴亦有三有甘之渴有石之渴有火燥之渴有肥者今人內熱

四時之氣...
則其...
之...
...

甘者令入中消其氣上...轉為消渴經又曰味厚者
發熱靈樞亦曰賊走血多食之人渴賊入于胃中其
氣上走中焦注於肺則血氣走之血與賊相得則凝
乾而善渴血脉者中焦之道也此皆肥甘之渴夫石
藥之氣悍適足滋熱與熱氣相遇必內傷脾此藥石
之渴也陽明司天四之氣嗑乾引飲此心火為寒水
所鬱故然少陽司天三之氣炎暑至民病渴太陽司
天甚則渴而欲飲水行凌火火氣鬱故然少陰之復
渴而欲飲少陽之復嗑絡焦槁渴引水漿色變黃赤
又傷寒五日少陰受之故口燥舌乾而渴腎熱病者

滋當作
益

苦渴數飲此皆燥熱之渴也故膏粱之人多肥甘之
渴石藥之渴藜藿奔走之人多燥熱之渴二者雖殊
其實一也故火在上者善渴火在中者消穀善饑火
在上中者善渴多飲而數洩火在中下者不渴而洩
白液火徧上中下者飲多而數洩此其別也後人斷
消渴為腎虛水不勝火則是也其藥則非也何哉以
八味丸治渴水未能生而火反助也此等本不知書
妄引王太僕之注溢水之源以消陰翳壯火之主以
制陽光但益心之陽寒熱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
豈知王太僕之意以寒熱而行之也腎本惡燥又益

之以火可乎。今代劉河間自製神芎丸以黃芩味苦入心牽牛大黃驅火氣而下以滑石引入腎經此方以牽牛滑石為君以大黃黃芩為臣以芎連薄荷為使將離入坎真得黃庭之秘旨也而又以人參白朮湯消痞九大人參散碧玉雞蘇散數法以調之故治消渴最為得體昔有消渴者日飲數升先生以生薑自然汁一盆置之密室中具罌杓于其間使其人入室從而鎖其門病人渴甚不得已而飲汁盡渴減內經辛以潤之之旨內經治渴以蘭除其陳氣亦辛平之劑也先生之湯劑雖用此一味亦必有傍藥助之

初虞世曰凡渴疾未發瘡湯便用大黃寒藥利其勢使大困大虛自勝如發瘡湯膿血流漓而殮此真俗言也故巴郡太守奏三黃丸能治消渴余嘗以脘數年不愈者減去枳朮加黃連一片大作劑以長流千里水煎五七沸放冷日呷之數百次以桂苓甘露散白虎湯生藕節汁淡竹瀝生地黃汁相間服之大作劑料以代飲水不日而痊故消渴一證調之而不下則小潤小濡固不能殺炎上之勢下之而不調亦旋飲旋消終不能沃膈膜之乾下之調之而不減滋味不戒膏慾不節喜怒病已而復作能從此三者消渴

滑下之字

時注作盛

衛論言其作前

龍皮見甲乙注作龍皮充服

氣逆之病移實於肺虛則前

土注月事泥滯而不行

肉素問
作目

亦不足憂矣况靈樞又說心脉滑為善渴經又曰滑
者陽氣勝又言五臟脉心脉微小為消瘠又言五臟
脆為消瘠又言消瘠之人薄皮膚而肉堅固以深長
衝直揚其心剛剛者多怒怒則氣逆上胸中畜積血
氣逆流臍皮充肌血脉不行轉而為熱熱則消肌膚
故為消瘠又言五臟皆柔弱善病消瘠夫柔弱者
必有剛強剛強者多怒柔弱易傷也余以是遂悟
氣逆之人非徒病消渴若寒薄其外亦為癰腫少氣
狂膈中肺消涌水者熱客其臟則亦為驚衄膈消柔
瘠虛腸澼者客其腑則為瘡溺血口糜處瘕為沉食

汗血

你辛頰鼻淵衄衄膜目蓋此二十一證皆在氣厥論
中經曰諸逆衝上皆屬於上一言可了善讀書者以
是求之

虫蠱之生濕熱為主訣二十八

巢氏之行九虫三蠱詳矣然虫之變不可勝窮要之
皆以濕熱為主不可純歸三氣虛與食生具巢氏之
衍九虫也曰伏蛇白肉肺胃弱赤蛇伏虫長四分群
虫之主也蛇虫長一尺亦有長五六寸其發動則腹
中痛發種聚行往來上下痛有休息亦攻心痛口喜
吐涎及吐清水胃傷心則死診其脉腹中痛其脉法

病證下自作字無行字

此處及下字和門人

至真要之

當沉弱今脉反洪大是蚘虫也白虫長一寸相生子
孫轉多長四五尺亦能殺人寸白虫色白頭偏小因
飲白酒以桑枝貫牛肉炙食之并生粟所成又云食
生魚後即飲乳酪亦生其發動則損人精氣腰膝疼
此虫長一尺則令人死肉虫狀如爛杏令人煩滿肺
蟲狀如蚕今入咳嗽胃蟲狀如蝦蟆令人嘔逆吐喜
噦弱虫狀如瓜瓣又名昌虫令人多唾赤虫狀如生
肉動則腹鳴蛭虫至微形如菜虫居肚腸中多則為
痔搖則為癰因以瘡處以生癰疽癰瘍痞疥齕虫
無故不為人患亦不盡有有亦不必盡多或偏無者

壯陽中作
極弱少作因
人壽作爲
故作所無

此諸虫依腸胃之間若人臟腑氣實則不爲害虛則
侵蝕隨其虫之動能變成諸疾也三蠱者濕蠱由脾
胃虛爲水濕所乘腹內蟲動侵蝕成蠱若上唇生瘡
是蟲蝕五臟則心煩懊若下唇生瘡是虫蝕下部則
肝門爛開心蠱者因虛而動攻食心謂之心蠱疳蠱
者有五曰白赤蛭蠱黑凡五疳白者輕赤者次蛭者
又次蠱者又次黑者最重皆從腸裏上食咽喉齒齦
並生瘡下至穀道傷爛下利膿血嘔逆手足心熱腰
脚痛臂肘秋冬可春夏甚巢氏之論虫蠱爲病之狀
固詳矣然蟲之變此數者天地之間氣之所至百虫

陰陽五行

爭出如厥陰所至為毛化其應春其蟲毛其畜犬其
應夏其蟲羽其畜馬其應長夏其蟲裸其應秋其蟲
介其畜雞其應冬其蟲鱗其畜牛犬其蟲裸毛其畜雞羊
介其畜雞其蟲羽鱗其畜牛犬其蟲裸毛其畜雞羊
其蟲介羽其畜雞牛其蟲鱗裸其臟肝脾其蟲毛介
其臟心肺其蟲羽鱗其臟脾腎其蟲裸毛其臟肺肝
其蟲介羽其臟腎心其蟲鱗裸地氣制已勝天氣制
勝已天制色地制形色者青黃赤白黑形者毛羽裸
介鱗其生也胎卵濕化其成也跂行飛走故五氣五
朱根干中五色五類形干外而有一歲之中互有勝

陰陽五行

按素問少陽
二字衍鱗蟲
不成下當有
少陽司天羽
蟲靜毛蟲育
裸士字

復故厥陰司天毛蟲靜羽蟲育介蟲不成居泉毛蟲
育裸蟲耗羽蟲不育少陰司天羽蟲靜介蟲育毛蟲
不成居泉羽蟲育介蟲耗不育太陰司天裸蟲靜鱗
蟲育羽蟲不成少陽居泉裸蟲育鱗蟲不成蟲不成
居泉羽蟲育介蟲耗毛蟲不育陽明司天介蟲靜羽
蟲育介蟲不成居泉介蟲育毛蟲耗羽蟲不成太陽
司天鱗蟲靜裸蟲育居泉鱗蟲耗裸蟲不育如風勝
則裸蟲不滋此之類也皆五行之相剋也惟濕復則
鱗見于陸為濕土相剋水長則反增水鱗雖炙然見
于陸則反當死故不同也切葉氏言脾胃虛而為水

陰陽五行

卷之三

三

濕所乘者非也。乃脾胃大甚熱，為水濕多也。以玄珠考之，蟲得木之氣乃生，得雨之氣乃化。以知非厥陰風木之氣不生，非太陰濕土之氣不成。豈非風木主熱，雨澤主濕所致耶？故五行之中皆有蟲，惟金之中其蟲寡。水之中無蟲，且諸木有蠹，諸果有蠹，諸菜有蟲。諸菽有蚘，五穀有螟，螻蟥蠶麥，朽蠹翻粟，破蟲出草腐，而螢蚊糞積而蚘蟥若此者，皆木之蟲也。烈火之中有鼠爛灰之中有蠃，若此者，皆火之蟲也。土中之蟻蛇，土中走蚓，穴蟻，墻蝸，田螻，崖蟬，若此者，皆土之蟲也。科斗孕於古池，蛭馬躍于荒湫，魚滿江湖，蛟龍

治類當田
作治

藏海若此者，皆水中之蟲也。昔有治者碎一破釜，將入火爐，其鐵斷處，窠曰中有一蟲，如米中蟲，其色正赤。此釜烹飪不啻千萬，不知何以生了。不可曉，亦金火之氣也。惟冰之中未嘗見蟲焉。北方雖有冰鼠止是食冰，非生于冰也。乃知木火屬春夏，濕土屬季夏，水從土化，故多蟲。金從秋氣，水從冬氣，故無蟲焉。若以生物有被翅有翅蟲，有鬚蟲，有醢蟲，飲食停久皆有蟲。若以為動物不生蟲，如戶樞不蠹之類，然動勞之人亦有蟲，豈有不動者耶？且文籍衣服故不開不衣而不蠹，然非經季夏陰注，或暴乾不待冷納

車馬神異記曰：北方有水百里，厚百丈，龍居之。水下千丈，其水清，人可居。神異記：北方有水百里，厚百丈，龍居之。水下千丈，其水清，人可居。

于笥中亦不生蟲蠹也。或窺傍地濕鼠婦來明墻下
壤乾狗蚤居中豈均生于濕耶。蓋蚤雖不生于濕亦
有生于冬熱則蟲生寒則不生理故然也。夫蟲之所
居必于脾胃深處藥之所過在于中流蟲聞藥氣而
避之群者安得取之。予之法先令饑甚次以檳榔雷
丸爲引予別下蟲藥大下十數行可以搐而空瀉上
張子政用此法下蟲數百相啣長丈餘若夫瘡久而
蟲蛆者以木香檳榔散傳之神良別有墜蛆之藥皆
其方中此不具陳也。

補論二十九

予幼歲留心于醫而未嘗見其達者。自祐間自汴來
河之南至頓丘而從遊張君仲傑之縣舍得遇太醫
張子和先生誨仲傑以醫而及於游公君寶暨不肖
荷歟大哉先生之學明妙道之淵源造化之根本講
五運之抑鬱發越六氣之勝復淫鬱定以所制之法
配以所宜之方準繩既陳曲直自正規矩既設方圓
自成先生之學其學者之準繩規矩歟雖爲人天師
可也望而知之以盡其神聞而知之以盡其聖問而
知之以盡其工切而知之以盡其巧何假飲上池之
水而照見人五臟乎。一曰而無餘矣至約之法其治

有三所用之藥其品有六其治三則汗下吐其品六則辛甘酸苦鹹淡也雖云云補理實具焉予恐人之惑于補而莫之解故續補說於先生汗下吐三論之後我輩所當聞醫流所當觀而人之所當共知也予考諸經檢諸方試爲天下好補者言之夫人之好補則有無病而補者有有病而補者無病而補者誰與上而縉紳之流次而豪富之子有金玉以榮其身芻豢以悅其口寒則衣裘暑則臺榭動則車馬止則禪禪味則五辛飲則長夜醉飽之餘無所用心而應致力于牀第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故年半百而衰

也然則奈何以藥爲之補矣或谷諸庸醫或問諸遊客庸醫要用相求以所論者輕輕之則草木而已草木則從蓉牛膝巴戟天兔絲之類游客以好名自高故所論者重重之則金石而已金石則丹砂起石硫黃之類吾不知此爲補也而補何臟乎以爲補心耶而心爲丁火其經則手少陰熱則瘡瘍之類生矣以爲補肝邪肝爲乙木其經則足厥陰熱則掉眩之類生矣脾爲已土而經則足太陰以熱補之則病腫滿肺爲辛金而經則手太陰以熱補之病憤鬱心不可補肝不可補脾不可補肺不可補莫非爲補腎乎

人皆知腎爲癸水而不知經則子午君火焉補腎之
火大得熱而益熾補腎之水水得熱而益涸既熾其
火又涸其水上接于心之下火火獨用事肝不得以
制脾土肺金不得以制肝木五臟之極傳而之六腑
六腑之極遍而之三焦則百病交起萬疾俱生小不
足言大則可懼不疽則中不中則暴瘡而死矣以爲
無病而補之者所得也且如有病而補之者誰歟上
而仕宦豪富之家微而農商市庶之輩嘔而補吐而
補泄而補痢而補瘡而補欬而補勞而補產而補嘔
吐則和胃丸丁近煎溫痢薑蔻丸御米穀散欬不五

味則寧神散勞不桂附則山藥產不烏金則黑神吾
不知此爲補果何意邪殊不知嘔得熱而愈酸吐得
熱而愈暴泄得熱而清濁不分痢得熱而休息繼至
瘡得熱而進不能退欬得熱而濕不能除勞得熱而
火益煩產得熱而血愈崩蓋如是而死者八九生者
一二死者枉生者幸幸而一生憔悴之態人之所不
堪也視其寒用熱以補之矣若言其補則前所補者
此病何如予請爲言補之法大抵有餘者損之不足
者補之是則補之義也陽有餘而陰不足則當損陽
而補陰陰有餘而陽不足則當損陰而補陽熱則芒

硝大黃損陽而補陰也寒則乾薑附子損陰而補陽也豈可以熱藥而云補乎哉而寒藥亦有補之義也經曰因其盛而減之因其衰而彰之此之謂也或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孰此溫補二字便爲溫補之法惟用溫補之藥且溫補二字特爲形精不足而設豈爲病不病而設哉雖曰溫之止言其氣雖曰補之止言其味曷嘗言熱藥哉至於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實而不滿可下而已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腑滿而不實可吐而已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脉邪從外入可汗而已然發表不

遠熱而無補之意人之所稟有強有弱強而病病而愈愈而後必復其舊矣是以有保養之說然有是說熱藥亦安所用哉慎言語節飲食是矣以日用飲食言之則黍稷禾麥之餘食粳者有幾雞豚牛羊之餘食血者有幾桃李梅之餘食梨者有幾葱韭薤蒜之餘食葵者有幾其助則薑桂椒蔞其和則鹽油醯醬常而粥羹別而焦炒異而燒炙甚則以五辣生鮮而薦酒之殺以薑醋羹羊而按酒之病大而富貴此尤甚小而市庶亦得以享此吾不知何者爲寒何物爲冷而

以熱藥爲補哉日用飲食之間已爲太過矣嘗聞人之所欲者生所惡者死今反忘其寒之生其於熱之死則何如由其不明素問造化之理本草藥性之源一切委之於庸醫之手醫者曰寒涼之藥雖可去疾奈何腑臟不可使之久冷脾胃不可使之久寒保養則固可溫補之是宜斯言方脫諸口已深信於心矣如金石之不可變山嶽之不可移以至於殺身而心無少悔嗚呼醫者之罪固不容誅而用之者亦當分受其責也病者之不悔不足怪也而家家若是何難見而難察邪人惟不學故耳亦有達者之論以素問

繩疑當
作繩

爲規矩準繩以本草爲斤斧法則矣其藥則寒涼其劑則兩其尤則百人之聞者如享美饌而見蛆繩惟恐去之不亟也何哉而所見者丘垤及見談泰山則必駭不取唾而遠則幸矣尚敢冀其言之能從乎茲正之所以難立而邪之所以易行也吾實憂之且天下之不知過不在天下而已在醫流尚不知何責於天下哉噫春秋之法責賢不責愚所謂我輩者猶且棄道學之本源而拘言語之末節以文章自富以談辨自強坐而昂昂立而行行濶其步翼其手自以爲高人而出塵表以天下聰明莫已若也一旦疾之臨

身瞢然無所知茫若搏風之不可得迷若捕影之不可獲至於不得已則聽庸醫之裁判疾之愈則以爲得人_{不愈則以爲疾之既極無可奈何委之於命而}其於泉下矣嗚呼實與愚夫殆去相遠此吾所以言之喋喋也然而未敢必其聽之何如耳雖然吾之說非止欲我輩共知欲醫流共知欲天下共知也我輩共知醫流共知天下共知恆吾之意滿吾所望矣

水解三十

余昔訪靈臺間太史見銅壺之漏水焉太史召司水者曰此水已三環週水滑則漏迅漏迅則刻差當易

新水余劃然而悟曰天下之水用之滅火則同濡稿則同至於性從地變質與物遷未嘗固焉故蜀江濯錦則鮮潯源烹豬則滷南陽之潭漸于菊其人多壽遼東之澗通于棧其人多髮晉之山產礬石泉可愈痘戎之麓伏硫黃湯可浴癘楊子宜荏淮菜宜醪滄鹵能鹽阿井能膠澡垢以汚茂田以苦瘠消于藻帶之波痰破于半夏之冰水咽而霍亂息流水飲而瘡悶通雪水洗目而赤退鹹水濯肌而癢乾菜之以爲齏鐵之以爲漿麴之以爲酒藥之以爲醋千派萬種言不容盡至于井之水一也尚數名焉况其他奢

筆水當
作筆水新

乎及酌而傾曰倒流出甃未放曰無根無時初出曰
新汲將曰首汲曰井華夫一井之水而功用不同豈
烹者之間將行藥勢獨不擇夫水哉昔有患小溲閉
者衆工不能瘥予易之長川之急流取前藥而沸之
一飲立溲元疇聞之曰精乎哉論也近讀靈樞經有
半夏湯治不瞑以流水千里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
其清五升炊以葦水火正與此論合乃知子和之於
實編一事一物皆成治法如張長史草書妙天下得
之公孫劍器用心亦勞矣後之用水者當以子和之
言爲制余于是乎作水解 儒門事親卷之三

